



紅領巾

紅領巾

蘇聯·米·哈爾果夫著

紅
領
巾

蘇聯·米·哈爾果夫著
丁力
紅譯

紅 領 巾

著 者 蘇聯・米・哈爾果夫

譯 者 丁 力 紅

發行者 新華書店

撰譯東北新華書店一九四九年四月版重印

版初月五年〇五九一

人物

維什尼亞可夫·庫及巧·葉米良諾維奇——工廠廠長，四十三歲。

納捷什達·伊萬諾芙娜——其妻，三十五歲。^{*}

卡比托林娜·彼得洛夫娜——維什尼亞可夫之母，六十五歲。

華列里·瑪麗娜——維什尼亞可夫家的孩子，孿生兄妹，十三歲。

舒拉·巴捷金——都是第六年級的學生，華列里的友人，均十三歲。

查士金·瓦西里——葛楚貝！——退伍軍官，三十歲。

故事發生在現代，一個省城裏。

基本定價 (乙) 2.80

第一幕

第一景

維什尼亞可夫家的一間屋子。右側和左側都是通到別的房間的門。窗外是清新的明朗的秋天。室內擺滿了各種傢具和零星東西。這是在遷移新居的時候一定發生的雜亂情形。地上，靠近牆角有一個電話機一個勁兒的響。響聲停止了，可以聽見台後面的人聲。華列里·維什尼亞可夫和舒拉·巴捷金走進來。舒拉懷裏捧着快要散落的一捆書。

舒（環視房間內部）把書放在哪兒呀？

華 扔在那兒——扔在地上吧。（指地）

舒 我還是把它放在這兒，放在沙發上吧。（放下書，翻弄着）呀，瞧你這兒有些

骨裏書啊！

華 怎麼？

舒 我說呀，你有這些好書。（手裏拿着一本書）

華 有時也碰到好的，有趣味的。

舒 你肯借給人看嗎？若是有誰借的時候，你肯借嗎？

華 那要看是誰。

舒 能借給我嗎？就這本，（給他看書）借回家看。說話算話，禮拜一還。拿到學校或是送到你家來，隨你的便。

華 那你就拿去吧。

舒 （把書放到懷裏）要不然哪，圖書館裏在三個禮拜前就有人借了，我排在第二十三號兒。可是你別害怕，我看書很當心。我不往手指頭上塗唾沫。哎，我得走啦。

華 （打開紙夾子，看着什麼東西）等一等。

舒 你看甚麼哪？

華 沒甚麼。

舒 （越過華列里的肩，看）這是誰畫的？你？

華 （得意地）這是畫給自己看的。

舒 其實，畫的還不壞。你給咱們壁報畫一些畫多好。

華 啊，我怎麼那麼想給你們壁報畫呢！（闔上紙夾子）我現在領你去我們的房子。

舒 啊，我得往回趕了！我沒功夫啦。

華 我們車到的時候，你是打哪兒來的？

舒 （鄭重地）我從病院來。我媽媽躺在病院裏。我不知道把她怎麼辦好。她的病很重。

華 她是甚麼病啊？

舒 我不知道，她從來就弱，一聽我爸爸在前綫犧牲了以後，身子簡直就支持不

住啦。一天一天垮下來，到現在已經躺在床上兩個月沒起來啦。……已經把

她送到醫院去了，可是總沒見好。我現在要是能夠找到一種藥，能讓媽活到

春天就好啦。那時候我好把她送到鄉下一個甚麼地方去。（幻想地）難道不能

發明一種什麼病都能治好的藥嗎？！不是新星球都能發現嗎？……世界上有那

麼多學者……

華 只要你告訴我，我就能告訴爸爸給買。你想買什麼藥，他都能從莫斯科給買

來。他們莫斯科每天都有飛機來。可是，小舒拉，現在我領你去看房子吧。

舒 我沒功夫啦。

華 就看一看——完了就走。你看，我們要拿這兒當飯廳，這兒呢……

〔華列里把舒拉領進右邊的門。從對面的門，走過來卡比托林娜、彼得洛美娜和瑪麗娜。她們抱了一抱家用雜物。老太太一進門就走不動了，坐到大沙發上面。〕

卡 我喘不過氣兒來啦……。（沉重地喘氣）

瑪 我跟你說了，別那麼急，別一塊兒拿那麼些東西。我自己跑兩回三回該多好。

卡 哎呀，多高的樓啊！（搖頭）

瑪 四層，這算甚麼高樓啊？並且還有電梯。就是電梯還沒開。可是要是它一開起來，你就不用一步一步上樓梯了。（走近窗子）從這兒一看，景緻多好啊！爸爸的工廠都能看見。奶奶，你來看看！等到春天，咱們把窗戶打開，擦乾淨玻璃，咱們倆一塊到涼台上喝茶。你說對不對，奶奶？

卡 簡直喘不過氣兒來啦。這麼下去，我連春天也活不到啦。我多嚒也沒上過比兩層樓更高的樓。可是這總比在那兒租房子強啊。自己的房子，自己願意怎麼就怎麼。你們那旅館我真住够了。

瑪 我也住够旅館了。要不是爸爸調轉到這兒來，我們就在茲維尼哥斯克住下去了。

卡 這輩子我算甚麼旅館也不住了，（站起來）天哪！我到底是把筐子丟在汽車上啦！那裏還裝着烟罐哪！（趕忙奔向門外）

瑪 奶奶！汽車一會兒就回來！我們的筐子丟不了！

卡 茶杯在那裏，匙子也在那裏……

（瑪麗娜跟着老太太跑出去。華列里和舒拉上。）

華 （繼續談話）這只是一個有用處的場地。也許這所房子很平常吧，是不是？

舒 你們會生活得很舒暢，（用手掌擦牆壁）掉色。

華 （也用手擦了一下牆壁）還沒乾。

舒 （懂事地）工匠疼惜膠，所以才掉色。這沒甚麼，還能住。我的屋子可糟得很。你知道，四二年我們撤退到這兒的時候，我和媽媽一起住到一間房子裏，是一間十三米長的小木房子。一下雨，就得用桶接水，你不知道，鐵皮爛了，天花板也舊了。一句話，需要修理。可是對這些官僚主義者我真不知

道怎麼辦才好。

華 對哪些官僚主義者啊？

舒 明白得很，是對那些管理住宅的人。冬天眼看就到了，可他們還總是『明天，明天』的。媽病了，我也沒功夫每天去央告他們哪。我還得上學。同時，我的家務事難道還少嗎？我已經給黨的市委寫信了。

華 給市委？後來怎樣啦？

舒 派來一個委員會。我指出的地方他們都記下去了。他們答應幫助我們。那兒有一位華西列夫同志。（頓）這人也許會幫助我們的……。 （沉思）我和媽媽只要度過這一冬就行了。春天天氣就好了。那時候有太陽……。 （堅決地）我們談得太多了。我還得去領麵包。謝謝你借給我書。（握一下朋友的手，下）

〔華列里走近窗子，台後傳來男人聲音。華列里忙走出去。〕

華 （在後台）到這兒來，往這邊來，這個櫃子得搬到這兒來。這兒要做飯廳。

男聲 來！哎，再來一回！給我！拐彎兒！哎，來！

〔門裏傳出往屋裏抬的轎子。〕

第二景

仍是第一景那間屋子。在吃過午飯的桌子上面，擺着一盞燈，上面罩着一個帶顏色的大燈罩。從牆上到大沙發上鋪着一張毛毯。書架。對面牆上掛着一幅「列寧與斯大林在哥爾克」的複印畫。窗外是暗黑的秋夜。卡比托林娜·彼得洛芙娜坐在桌旁，在縫紉機上縫東西。瑪麗娜坐在長沙發上帶表情地朗誦着。（法捷耶夫的「青年近衛軍」——譯者）

瑪（讀）「……媽媽，媽媽！從我懂事那一天起，我就記住了你的手。夏天，它總是晒得黑黑的，到冬天也褪不掉——它是那麼柔軟，那麼光潤，只是血管的地方稍稍黑一點。也許，你的手是粗糙一些，因為它們在你的一生中作了多少工作啊！但是我總是覺得它們是那麼柔軟，我真愛吻這手，就吻那發黑

的血管。……』(沉思)

卡 怎麼停下了？往下唸吧。

瑪 (繼續唸)『……是的，從我懂事那天起，直到最近爲止，當你因爲病弱的緣

故，最後一次靜靜的把我的頭摟在你懷裏的時候，當你送我走上艱苦路程的時候，我一直記得你在勞動中的手。我記得，這雙手怎樣在襁褓子泡沫裏給我洗床單，那時候那床單是那麼小，像一塊尿布一樣，我還記得，冬天你怎樣穿着皮大衣去挑水，在扁擔前面放上一個手籠，那手籠又小又毛茸茸的，和你那雙手一樣。』奶奶，你知道奧遼哥·克舍伏伊是誰嗎？這是一個普通的男孩子，十六歲，又漂亮又非常勇敢。我要有這一個哥哥該多好！(放下書)你聽啊，奶奶——這多麼有意思啊！這本書裏寫一個奧遼哥·克舍伏伊的媽媽，可是我一看就想到我自己的媽媽。不過我媽和這是完全兩樣的，譬如，我都記得她怎麼給我洗床單啦。可是我一看這書，就好像這兒寫的就是我

媽。我想不管誰看這書，都準得想自己的媽媽來。我們爸爸也一定這樣想。奶奶，你說是不？

卡 他怎麼能不想呢？我也從小就那麼愛自己的媽媽啊……

瑪 十一點啦，可是媽還不來。打個電話來也好啊。

卡 她也不是小孩子啦——會來的。（想起一件事）她跟我說過甚麼來着——記不清啦。好像是什麼機關找她，要跟她談她們工廠的事情。

瑪 （費心思地）可是爲甚麼要談她們工廠的事呢？是發生甚麼事情了嗎？

卡 她們工廠的傳送帶開動啦。現在她們正準備慶祝哪。

瑪 （跳起來，拍手）到底成功了！我多高興啊！我多爲媽媽高興啊！她爲這那麼焦急來着。

（華列里上。）

華 （對瑪麗娜）你跳甚麼哪？咱們還能喝茶嗎？

卡 人家都喝的時候你不喝。這回等等吧。

瑪 咱媽的工廠裏的傳送帶開動啦！

華 啊，快拿來吧，我要喝。

卡 （把縫的東西放在一邊，站起來，自語）勤快點吧，老太婆，趕快點吧，孫子要喝茶啦。就給您拿來，樣樣齊全。又不是沒叫你來喝茶……又不是忙甚麼公事，跟大伙兒一塊兒喝多好……（嘟嘟囔囔地走下去）

瑪 （對哥哥）難道你就不能好好地，像人似地要啊？

華 可是我說甚麼啦？我也沒有說甚麼呀……

瑪 我相信，奧遼哥，克舍伏伊不這麼和自己奶奶說話。

華 你又要教訓我啦！

瑪 你不願意人家當面對你指出事實來呀？我說的可完全是事實。你平常總是那麼和人家說話。對奶奶，對媽，對我，都那麼說話。你就是怕爸爸一個人。

你讀過這本書沒有？你知道這裏寫的那個平常的媽媽嗎？（指書）

華 沒有，沒讀過。

瑪 可是你說你讀過『青年近衛軍』。

華 這段我放過去沒看。這沒意思。我就把最主要的看了。和德國人鬥爭的那部分。

瑪 你看！你總是這樣。當然囉，連對自己的媽媽都不注意，還有功夫看書裏面奧遼哥的媽媽！

華 你知道，我膩了。我不愛聽人家教訓我。並且訓我的也不該是你。

瑪 我也沒打算訓你呀。不過我得告訴你一件事：青年近衛軍不會吸收你參加他們組織的。怎麼也不會！

華 這又是爲甚麼呢？

瑪 因爲他們不吸收利己主義者參加他們的地下工作。而你正是一個地地道道的